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主编○朱世增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王伯岳 治癥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主编◎朱世增

王伯岳 諺兒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伯岳论儿科/朱世增主编. —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8.12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ISBN 978-7-81121-099-6

I. 王… II. 朱… III. 中医儿科学—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医—现代IV. R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3709号

版权声明

本套《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丛书, 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 为了尊重著作权, 我社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本书的权利人请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房间 邮编: 100083

联系人: 张艳 电话: 010-8235-1004 传真: 010-8235 7055

邮箱: zyan326@163.com

王伯岳论儿科

主编 朱世增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tcmonline.com.cn>)
(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1200号) 邮政编码20120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开本880mm×1168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5千字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21-099-6/R.090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出版科, 或电话: 021-51322545联系)

襄序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代有名家。

《内》、《难》、《本经》、仲景学说奠定了中医学基础。

两汉以下，隋有巢元方，唐有孙思邈、王焘，金元有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诸多医家，各树一帜，而以孙思邈《千金方》最为可观。

明清以降，亦名医辈出，如李时珍、王肯堂、张景岳、叶天士、薛雪、陈修园等，各有专长，名垂后世。

近代则以孟河学派著名海内，丁甘仁先生首创中医专门学校（后改名上海中医学院），开全国中医办学之先河，为中医界培养人才，桃李满园，学生中多有医界精英，此编所集，除出身中医世家者外，多为医校栽培之高材生，对中医教学、临床富有经验，并成为建国后国家兴办中医院校之学术支柱，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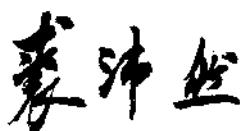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为发扬中医学，纂集、出版《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丛书，集50位全国已故名中医之临床经验，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骨伤诸科。诸家论述，见解异同不一，可供医界同仁治学之借鉴和临床参考。

近百年来，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如何搜撷中医学精华而融入现代科学之大厦，中医工作者和西学中同道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朱世增君，青年中医之佼佼者。朱君临证之余，热心中医事业，于汗牛充栋的中医资料中大海捞针，甄别取舍，使上世纪名老中医华章再现于世，可谓有功于岐黄者，深可钦佩。

余已耄耋之年，平生治学庞杂，虽亦涉猎医学，自知学术谫陋，对祖国医学之研究极为肤浅，深感愧疚。昔尝撰句，录之以励其志。

焰续明堂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
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中华后起才。



2008年10月

张序

时迁斗转，物换星移，回首百年沧桑，不胜今昔之感。

顾我岐黄大业，乃华夏文化之精粹，民族智慧之结晶。地灵贤哲，代不乏人，千秋万世，传承有序。为我炎黄子孙之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史籍可征，天地可鉴。

然自有清之末，国运益衰，洋人窥视；炮舰之余，西学东渐；洋人设教，信者从之；奴化之辈，效者有之。我华夏文化遗产，每遭践踏，三大国粹之一的中医学，尤难逃此厄运。至北洋政府与民国政府时期，“废止中医”与“消灭中医”之声，甚嚣尘上；“中医不科学”、“中医是封建医”之非，棍棒齐加。当此关乎中医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是我中医界之前辈，代表民愿，冒死抗争。民国政府，虽立案未成，然限制重重，加之后来，又遭国难。在此如此困境中，前辈们治病救人，培育传人，为中医学术的提高，鞠躬尽瘁。他们是民族文化精华的卫士，是一代岐黄宗师。

今日挖掘其学术财富，决非仅为执技之流索取青囊秘术。重在学习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奋斗精神；谨遵古训而不泥古的学术思想；大胆创新而不离宗的治学原则；谨守规矩而取用于巧的大匠风范；善于运

用传统文化对中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良好学风。是可谓大医之道也。

由于各种社会的、个人的因素，上述诸多国手名家，大多未能将其宝贵的学术财富全部保留下来，造福于后世，殊为憾事也。

今有朱世增君，为中医大业计，甘愿探海拾贝，掘土寻金，致力于整理《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工作，计收医家五十位，一千六百余万言，使尘封数十年的二十世纪中医学术精华再现光辉。此皇皇巨制，工程浩大，朱君所付艰辛可知。余嘉其有功于岐黄，欣然命笔，不计不拙，颂且贺焉。

临案操笔，感慨系之，每忆数十年来，多曾向前辈师长，请教学艺；与良朋益友，同堂共议。顾念之情，无日或释。笔墨之余，特赋拙句一纸，以示永怀。

回看青山忆险峰，几经桑海论西东；
今时访得真容在，无限风流尽个中。

五龙山人张灿玾谨序

戊子季夏于山左历下之梦石书屋

序

我自幼从舅父徐景云先生习医。舅父出身名门望族，上世纪二十年代，舅父毕业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以医名冠于乡里。舅父晚年病重时曾执我手道：“吾恐不久人世，未竟心愿有二：其一，搜集散轶于民间有效的单方、验方，不使湮没；其二，整理当代名老中医经验，为后人所用。”沉吟良久，复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吾医源远流长，功侔造化，若于我们这一代消亡，你我皆千古罪人也。汝当以振兴吾医为己任，切记！切记！”舅父去世后，我曾用四年时间考察、搜集民间的单方、验方，著成《山野遗方》一书。

其后之岁月，苦于诊务繁忙，日月蹉跎，忽忽二十余春秋过去。每念及舅父所托，未尝不诚惶诚恐，汗出浃背。

上个世纪是中医界人才荟萃，大家辈出，学术气氛异常活跃时期。这一时期的医家，均出生于晚清或民国，小时接受私塾教育，奠定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且大多出身于中医世家，故学术上多能有所建树。其中，治疗伤寒、温病、外感病大家有之；治疗心脑、脾胃、肝胆、肺肾等内科杂病大家有之；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骨伤科、皮肤科、针灸科临证大家亦有之，可谓是各有千秋。他们是上世纪中医之脊梁。

时至今日，这些老中医大多已作古。他们中，只有少

数人有著作留于世，而大部分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均保留在那个年代的多种中医杂志中，故挖掘上上世纪的中医杂志，是整理名老中医经验的唯一途径。我国地域广大，杂志种类繁多，且历时久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则需解决竖排版、繁体字，无书名号，标点、文字使用极不规范的问题；而纸张老化造成的字迹模糊、缺页断行者，则需查找其他图书馆之文，反复核对、厘正，以求完整、准确地再现作者原文。个中艰辛，难以尽述，然笔者却乐此不疲，如部分老中医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立说，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觅其雪泥鸿爪，一有所获，便欣然忘食者矣！如是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夫不负有心人，《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终于问世。全套书计五十本，一千六百余万字。书后有详细书目。

付梓在即，感慨系之。舅父嘱托，犹在耳边。幸不辱使命，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本丛书的运作，得到了邓铁涛、裘沛然、张灿玾等诸多当代中医泰斗的首肯，并为书题辞，作序，出任顾问。在此深表谢意！

继本丛书之后，将推出本丛书续集《当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亦为五十本。此项工作已完成大半，预计2009年末出版。

朱世增于江城书斋

2008年11月



前 言

本书是一代中医儿科大家王伯岳先生六十余年学医、行医、授徒生涯的心得及临床经验荟萃。

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王朴城是成都妇孺皆知的儿科名医。先生少读私塾，长拜蜀中名医廖奠阶先生为师。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家学渊源，名医高足。然而，先生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将《小儿药证直诀》、《幼幼集成》、《活幼心法》、《幼科发挥》等前贤儿科名著置于榻侧，反复阅读，夜以继日，终成登堂入室者。

先生治学，注重宏观、整体性，如提出小儿生理病理特点为“三有余，四不足”，即阳常有余，肝常有余，心常有余；阴常不足，脾常不足，肺常不足，肾常不足。而“四不足”中尤以脾胃不足为要，并专门撰文论述之，如“脾胃学说在儿科临床上的应用”、“万密斋小儿脾胃学说思想评介”等。又如“痰证对小儿疾病的影响”、“儿科病治疗原则的体会”等文，均反映先生能站在一个高度把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之规律，而以此指导临床，常取满意疗效。

先生早年于药店学徒四年，精于药性，亦为先生临证铺平了道路。如紫苏一药，先生认为苏叶长于发表而发汗之力较缓，苏梗善于理气宽中行滞兼开胃下气。小儿风寒，多兼厌食，取此一味而二利存焉，于“停食着凉”者尤宜。先生以之配桔梗、枳壳，治小儿腹痛便难；伍杏仁、莱菔子，治小儿胸闷咳

喘；咳嗽日久，短气自汗者，二份紫苏，一份人参有殊效。先生自称“药翁”，非虚语也。

1955年，先生与其父一起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组建及科研、临床、教学工作。

先生早年成名，承家学而光大之，与其父双双扬名于巴蜀、京津大地，人称其父为“小儿王”，称先生为“王小儿”。父子并驾齐驱，亦医林一景也！

目 录

往事重提 温故知新 1

临证经验

小儿感冒证治	10
小儿咳嗽证治	15
略谈小儿肺炎中医疗法	22
小儿肺炎证治	28
小儿顿咳证治	33
小儿哮喘证治	37
小儿喉痧证治	43
小儿麻疹证治	47
麻疹证治概略	56
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则的探讨	63
小儿流行性乙型脑炎证治	70
小儿痄腮证治	75
小儿痢疾证治	78
小儿腹泻证治	106
小儿急性肾炎治法初探	113
小儿急性肾炎证治	117
小儿肝炎证治	123
小儿暑热证治	128
小儿痹证证治	133
小儿蛔虫病及蛲虫病证治	139

医理阐释

脾胃学说在儿科临床上的应用	144
儿科病治疗原则的体会	152
痰证对小儿疾病的影响及其治法	157
痰证对小儿疾病的影响及其治法(续)	167
小儿温热病治疗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181
温病治法简述	188
万密斋小儿脾胃学术思想评介	207
孙思邈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	213
略论胎养胎教在围产期保健中的现实意义	216

学术专著

小儿生理、病因、病理特点	224
小儿疾病的预防和护理	240
小儿四诊概要	253
儿科辨证方法	274
儿科治法概要	290

薪火相传

王伯岳儿科经验介绍	326
王伯岳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简介	331
忆王伯岳	
——王伯岳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简介	337
王伯岳儿科医案	343

注事重提 温故知新

一、往事重提

在旧中国，学中医总不外乎自学、师授、家传三个途径。辛亥革命以后，成都虽有了官立学校，由于条件不允许，我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我的启蒙教师刘洙源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在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教经学，同时在家里设私塾，带着我们六七个儿童，读书学习。洙源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他的教学方法与当时一般私塾截然不同，重在启发、诱导，不主张死读书。由洙源师给我们选讲了不下百篇从先秦至唐宋传世的文章。同时，以圈点《资治通鉴》及“四史”为自学常课。我后来学中医，读中医古典著作，能闯过“文字关”，实源于洙源师的教益。

我家原籍是四川中江县，是盛产药材的地方。祖父种过白芍，后来逃荒到成都，寄人篱下做雇佣。父亲先去丰都县福源长药店当学徒，继而跟一位姓陈的老师学中医。回到成都以后，定居下来，一直以中医中药为业。我读了十年书以后，已经是十六岁的青年了。父亲希望我做一个中医，我本人也有这个志愿。父亲认为医生的儿子不能单凭上辈的声望去行医，他还主张学医应先学药。这不光对立方遣药上有好处，就是学医不成，卖药也可以糊口。我就是根据父亲这个思想先学药的。

位于成都东城的两益合中药店，是历史悠久的老药店，经营的咀片、参、茸、胶、桂、膏、丹、丸、散，都很讲究，富有信誉。负责人刘社庭老先生，是一位精于业务的老药师，我父亲就送我到这个药店里当学徒。第一年，我只是做些药材的搬运、加工的粗活。后来，逐渐学习丸、散、膏、丹的配制，并到柜台上进行配方。在配方的时候，接触到不少名医的处方，对我很有启发。刘老师还经常叫我跟他到药栈采购药材，他对于识别各种药材的真伪、优劣以及药物的标准、规格，具有丰富的经验。经他的指点教诲，我懂得一些有关生药的知识。

在四年的学徒生涯中，总是白天劳动，夜间读书。除温习一些旧课外，店里也有些书。如《本草纲目》、《汤头歌括》、《药性赋》等是必备的，也是称药配方人员必学的。过去不少的老药师也知医，一方面是接触得多，一方面是好学。有的时候，医生也来店里配方配药，在闲谈中，有问必答，这也是学。自己家里的人及亲戚朋友有病，主动给开个药方，这也是实践。回想起来，引我入门，使我约略懂得一些浅显的中医知识，实起源于在药店当学徒。从“两益合”学徒满师后，我的父亲已是成都妇孺皆知的儿科医生了。我想做一个子承父业的家传医生，但是父亲不这样做。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对系统的理论知识还不够。所以，他本着“易子而教”的原则，要为我择师。

廖冀阶先生，是我父亲素来钦佩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精通中医理论和富有临床经验的老中医，并长于教学，是我受益最多、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廖老每天给我讲课，首先讲《伤寒论》。他认为仲景学说上承《灵》、《素》，下启各代。《伤寒》一书，理法方药具备，后世称为方书之祖。从《伤寒》入手，进一步勤求古训，然后旁及各

家，确有事半功倍之效。我就是遵循他所指引的这个方法和途径，循序渐进，开始学习的。

廖老擅长温病学，他对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陈平伯、余师愚、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各家学说深入研究，取各家之长而有所发挥，撰成《时病纲要》一书。该书分为上下集，共十卷。上集以运气学说为纲，分四时六淫病各一类；下集为时行传染病类，分为时行泄痢、瘟疫、痉病、臌胀等十二类。廖老本此书精义，传授生徒，嘉惠后进。

从开始学医，父亲、老师都要求我写笔记，写日记。一方面便于老师督促检查，一方面便于自己复习，也就是“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同时，也积累了学习资料。勤于动笔，又能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写日记对自己的恒心毅力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十年浩劫中，我的学习笔记和长年的日记，都付之一炬，但从中所得到的教益则是不会全忘的。

当时读的书大多数是木刻本，没有标点符号，还有不少错落。读的时候要圈点断句，要借善本来校订改错。有些不好买的书，只能借来抄。当时都是用毛笔，抄书都是用楷书，所以从小必须练习写字，父亲在这方面要求最严格，一定要一丝不苟。他不是要求我做一个书法家，而是要我做个有责任感的中医。他认为医生开处方，如果字迹潦草，万一配方的人看不清楚，或者是写错了，那就关系到病人的安全。所以，他要求写处方时，药味、剂量，都要规规矩矩。还有处方上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证因脉治，都要写得清清楚楚。我后来随父习诊时，抄的处方，他都要亲自过目，有一点不合格，就命我重新抄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经过长期的锻炼，而且要永远坚持下去，这种要求是必要的。

跟随廖老师学习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父亲的业务较忙，因

而我的学习方法有所改变。上午随父门诊，给他抄方，下午廖老师给我讲课。我体会给老一辈抄方，是最好的学习。

在过去，中医当中，有的人处方治病，疗效很好，但说不出道理；有的人长于理论，但实践经验不足，这是客观事实。我父亲自认为他属于前者，因此特别注意在理论上的充实，同时注意在实践中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当时我家生活并不富裕，但他绝不吝惜花钱买书。凡是他以前未读过的书，必先披阅，并加朱墨。至今我还保留着他“手泽存焉”的几部书籍，这对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

二、业患不能精，行患不能成

我从学药、学医、给父亲助诊，一直到后来独立应诊，中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是则不彰；第二阶段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第三阶段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学习初期，曾产生过“差不多”的思想，以致“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在独立应诊的初期，又如“初生之犊”，自认为什么病都敢治，都能治，正如荀子所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确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经过一段时间，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常见病，照书本上学过的处理，但疗效不像书本上说的或我所想象的那样满意，有的还适得其反；还有些没有学过的，或一些不常见的疾病，那就更感棘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思想上很矛盾：这样混下去？于心实在不安，但是放下不干，另谋出路，更不敢冒这样的大不韪。于是自惭复自卑，一时连有把握的常见病也感到没有把握了。白天诊治过的病例有多少，怎样诊治的，效果如何？总是悬想不已。到了晚上，经常是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学然后知不足”，这就是第二阶段最

